



那年的我们还不知道自身的渺小，在命运面前是那么势单力薄

天空又是在为谁唱起了泣歌？



花火超人气作家
微酸袅袅升华之作

微酸式疼痛
华丽衍生剧痛来袭
为你解说爱情的两端
——毁灭、蓬勃

同样是爱情 / 却走在两种极端
最爱的爱 / 也是最大的伤害 / 最痛的痛 / 也是最深的温柔

我曾经的少年如今已经
长大了，他已经不是我的
少年了……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TIANKONG

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

BUYAO WEIWO
DIAOYANLEI

微酸袅袅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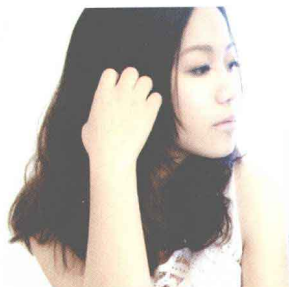


Fig. 31.
Ein australischer Schädel von Weiersen. Foto im Museum der Naturgeschichte.
mit den Umrissen des Neandertal-Schädels. Stehen auf 1/2 nat. Gr. (nat. Gr. = natürliches Gr.)

TIANKONG
天空不要
掉眼泪
BUYAO WEIWO
DIAOYANLEI
微酸袅袅 / 著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/ 微酸袅袅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222-09328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2230号

责任编辑: 马 清 黄河飞

装帧设计: 粉粉猫 许一萍
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书 名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

作 者 微酸袅袅 著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网 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9328-7

定 价 23.00 元

001
第一章

019
第二章

039
第三章

059
第四章

077
第五章

097
第六章

119
第七章

我们曾经爱，可曾经已非常遥远

算起来我和陈祥郁认识也有三四年了，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除了血缘之外最亲密的关系，可是我始终看不透他。

岁月落入大海，时光偷走了等待

他曾爱我爱到连自尊都可以不顾，可是我却还是强忍着泪意，一步一步踩着他的自尊走出了他的世界。

凤凰花树下的侧影，永远刻在胸怀

若爱情是那么容易回头是岸、执迷就悔的东西，也就没有那么多男男女女纵身飞跃、飞蛾扑火了。

最初的温柔，有最美的对白

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爱情，可是别人的告白都是羞答答的“我爱你”或者“我喜欢你”，他却说他想拥有我。

爱与不爱，不一定成正比

那年的我们还不知道自身的渺小，在命运面前是那么势单力薄。

城堡坍塌的废墟上，阴霾开始的春天

我没得挑，也没有资格任性，因为我的城堡坍塌了，我已经不是公主了。

像美人鱼踩着刀尖，我低贱如一颗尘埃

当时的我以为那是一辆开往幸福和新生活的巴士，几个小时之后我才知道，在终点等我的原来不是幸福、不是爱情，而是噩梦和地狱。



天空不要
掉眼泪
SANDWICH
11.9.2013

如果能痛饮三杯，醉生梦死

骆亦航说。顾昭昭，如果人真的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做个冷血一点的人，不为情爱所动。可是这辈子我只能认栽。

有类似的遗憾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

我在黑暗中如一只失眠的黑猫，抱着膝盖披着毯子缩在沙发一角，只希望黎明快点到来。

溃败的曾经，相信有未来掩埋

幸福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原来是那么遥远，我们以为它近在咫尺，可是往前踏一步才发现，那咫尺之间横亘着万丈沟壑，一脚踩空就尸骨无存。

最痛的痛，也是最深的温柔

他是我真正爱过的少年，是我的错误造就了今天的他，我无法向别人诉说他对我做的所有，我更害怕陈梓郁会因此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。

多希望时光静默，日光藏匿丑恶

而我一定是在前世修行的时候偷懒打瞌睡了，每每到手的幸福总是接不住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摔落在地上，碎裂成无数块细小的碎片。

你说未来的幸福，会不会一直遥远

那些天真烂漫的时光，那些阳光明媚的夏天，那些没心没肺的快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都成了曾经。

番外一之骆亦航

番外二之陈梓郁

天空不要为我
掉眼泪
LUCIAO WETWO
DUOYANLEI



我们曾经爱，
可曾经已非常遥远



算起来我和陈梓郁认识也有三四年了，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除了血缘之外最亲密的关系，可是我始终看不透他。

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
第一章

暖黄色的灯光将富悦商场的专卖店映照得如同水晶玻璃的方盒子，每一个盒子里盛放着不同的昂贵美物，柔软的纯羊毛米色开衫、小牛皮的短靴、碎花的真丝雪纺衫、特殊印花Logo的名牌包包、德国定制的限量版笔记本套……年轻的店员们都有一张亲切的俏脸，笑意盈盈的，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就刷卡埋单。

我每次跟着陌桑逛富悦，都会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土包子，进商场前会心虚地考虑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。

陌桑试衣服的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休息，因为不用看也知道，那些价目牌上的数字一定很可怕，不是我能承受得起的。

“顾昭昭，和你逛街也太解High了。”陌桑穿着新衫从更衣室出来，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对我说。店员殷勤地替陌桑拉整齐肩线，又蹲下身去为她扣上鞋扣。

她像女王一样。

“谁让你要来富悦的，如果去我的主战场，我一定买个风生水起。”在我心里富悦就是一“屠宰场”，像陌桑这样的富婆就是一只只肥美的羊羔。

“哟，还是我的错了？”陌桑笑着白我一眼，她当然知道我说的“主战场”就是位于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市场，“陈梓郁有的是钱，你干吗替他省钱？”

我尴尬地笑了一下，一时语塞。

陈梓郁确实待我不薄，脚上的新款Prada皮鞋就是他买给我的，还有身上的大衣、手里的Gucci包。他每次送我东西的时候都已经去了吊牌，要不是陌桑识货，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都很不便宜。

他送我我便收着，这是他的事，可是我却没办法厚着脸皮刷他的卡。

我也曾对陈梓郁说过，别再送那些昂贵的礼物给我了，那些名牌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我说完之后陈梓郁头也没抬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下次送礼物还是照旧，甚至比之前的更贵。

后来我就明白了，陈梓郁是个喜欢按自己想法行事的人，他听不入耳的建议只会造成他的变本加厉。

“这件，这件，还有那件酒红色的花苞裙，都给我包起来。下次上新款了再打电话给我。”陌桑没问价格，直接抽出钱包里的金卡递给店员。她察觉到我在看她，转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，“反正不是我的卡，不花白不花。”她的笑容很美，但是眼睑垂下去的时候，她的目光却有一瞬间的失神。

她让我努力花陈梓郁的钱，可是她努力花着别人的钱，却一样不开心。

刷完卡，店员将衣服一件一件折叠整齐放入购物袋后，恭恭敬敬地送陌桑和我出门：“林小姐、顾小姐，欢迎下次光临。”

陌桑点了点头，拉着我准备向下一家店走去的时候，

顾祈的电话来了。

“昭昭，晚上出来聚聚吗？”

“都有谁啊？”我随口问着，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陌桑。

陌桑用口型说：“你去吧，我晚上还有约。”

顾祈还在卖关子：“你来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装什么神秘呢……好啦，到时候见。”好久没唱歌了，前几天我和灿灿在寝室里吼了几嗓子觉得不过瘾，正想找朋友一起出来唱歌，顾祈的邀约来得正是时候，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。

“钱柜406，晚上七点半，不见不散。”顾祈声音带笑地挂掉了电话。

“看样子你们晚上的摊子还挺大。”钱柜四楼都是大包厢，陌桑组织过几次公司活动，当然不会不知道。

“快毕业了，聚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抓紧最后的时间狂欢呗。”我说。

穿着制服的富悦门童向我和陌桑点头致意，推开门送我们出去。

走出空调开得很足的富悦，迎面吹来的寒风让我打了个寒战，我不由得拉紧大衣。

“抓紧时间玩是没错，不过今天这个日子……你不用陪陪陈梓郁吗？他怎么说也是……”陌桑顿了顿，把目光投向我。

我愣了一下，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今天是二月

十四日，情人节。我不自在地将被风吹乱的发丝拨至耳后：“我还真忘记了……他现在没打电话给我，应该是有安排吧。”

陌桑嗤笑了一声，撇过头去望了一会儿路边璀璨的灯火，过了一会儿才扭头对我说：“顾昭昭，你身为光明正大的元配，怎么沦落得跟我一样？”

我的心在这个寒风瑟瑟的隆冬黄昏，突然抖了一下。

我和陌桑相识于微时，我们来自同一座小城，有类似的生活轨迹，知道彼此最落魄的样子。我比谁都清楚如今看起来那么精悍、美丽的林陌桑，当初其实也不过是个自卑、内向的普通女生。甚至毕业后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来，她花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时间准备笔试和面试，考进一家国企，最后却成为办公室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被人逼得不得不走。

那时候陌桑大学毕业才一年，而我读高三。她受的苦没有办法和家里人说，最难熬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，千言万语却也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只是握着话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。

高三那一年我的情绪也起起伏伏，成绩一度滑落到谷底，陌桑一哭，我也跟着哭，我俩哭完后又互相鼓励，陌桑继续投简历找工作，我抹把脸坐回台灯下，做那些好像永远做不完的习题。

之后我考上了大学，陌桑也找到了比之前的铁饭碗更好的新工作，我们两姐妹终于苦尽甘来，我们打电话或者见面时，再也不用抱头痛哭，总是只谈欢喜不言悲伤。

大约从前年的夏天开始，陌桑的衣服越买越贵，换的车一辆比一辆气派，她请我吃饭的餐厅的装潢一个比一个奢华。

我隐约知道或许这一切来得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，但她不说，我亦不会问。

陌桑在我心里，永远是最亲爱的姐姐。

而此刻她眼底隐约有泪光闪动，脸上却带着动人的笑容，她说：“顾昭昭，你身为光明正大的元配，怎么沦落得跟我一样？”这话虽然是说我，嘲讽的却是她自己。

我说不出来，过了许久才缓过气来，说：“陌桑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一直希望你好，比希望自己好更希望你好的。只要是你选择的，我就不会反对，哪怕那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唾弃的选择，我也会陪你站在一起。”

陌桑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而后笑出了声：“顾昭昭，你也太矫情了吧？”

我好不容易“琼瑶上身”，说了这么一番感天动地的话，陌桑居然就这么对我，我内心不由得默默流泪：“你个没良心的快走吧，不是说晚上还有约吗？我自己打车过去就行了。”

“差点忘记了，我还约了Jack谈下个星期会议上要重推的项目。”陌桑看了一眼纤纤皓腕上银色的OMEGA女式手表，确定我不用她送后，踩着五厘米高跟鞋走向停车场，“拜拜，亲爱的昭昭。”

陌桑的背影在寒风瑟瑟的街头显得尤为消瘦，记得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还有点婴儿肥，而现在却瘦得成纸片人

了。

我还在望着陌桑离去的方向，熟悉的手机铃声又响起来，我从包包里翻出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时有点发愣，居然是陈梓郁，我的“夫君大人”。

“喂，你好。”因为太过紧张，我竟然有点微微的结巴，这让我本来就过分礼貌的开场白显得极为生疏和怪异。

电话那头的陈梓郁果然顿了顿才开口：“昭昭，是我，陈梓郁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”

“刚刚陪陌桑逛了下富悦，等下准备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。”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。

陈梓郁或许是觉得我应该像个等待被召见的妃子一样时刻准备着，得知我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丰富之后，他又有一个短暂的停顿：“那你好好儿玩，我只是通知你，下周四是我父亲五十大寿，你也要一起参加。”

“好的，没事的话我先挂了，街上有点冷。”我速战速决，准备结束这通电话。

“嗯，那下周四见。”陈梓郁似乎也正有此打算，收线比我还迅速。

我瞪着手机微微有点生气——每次和他打电话，总是我先听到那单调又重复的电波声，没有一次例外。有几次我预谋好要比陈梓郁挂得快，却还是输给他，他对我到底是有多唯恐避之不及啊？

算起来我和陈梓郁认识也有三四年了，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除了血缘之外最亲密的关系，可是我始终看不透

他。

从怀宁路到中山西路，撑死了十公里的路，却堵了整整一个半小时，我在车上几乎听完了凤凰传奇出道以来的所有歌曲，那销魂的旋律直到我走进钱柜大厅时，还在我脑海中一阵阵盘旋。

我到406门口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，想着等下进去被顾祈他们罚酒三杯该怎么推托时，包厢的门居然开了。

大约是有人出来拿吃的或是上厕所吧，我来不及细想，刚准备扬起大大的笑容打个热情洋溢的招呼，结果在看清来人后硬生生地刹住车，我的表情尴尬得几乎要面瘫。

开门的人居然是骆亦航，顾祈在电话里没说骆亦航也会来。

我转身要走，骆亦航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双手抱胸倚着门，语气不咸不淡地说：“你很怕我吗？怎么跟见了鬼似的？”

我顿住脚步，朝他虚伪地一笑：“骆总风流倜傥，怎么会像鬼呢？只是我想骆总并不想看到我，我还是识相点滚比较好，免得难堪。”

骆亦航也对我很虚伪地笑，然后把身后的门推开到极致，转过脸去对包厢里的人说：“你们看谁来了。”

坐在门边的顾祈第一个看到我，顿时脸上出现一种又愧疚又担心的神情：“昭昭……”

灿灿什么也不知道，欢天喜地地跑过来拉我的手，

说：“姑奶奶你总算来了，今天该不会又学雷锋做好事了吧？”

包厢里的人我大多都认识，大学时一起混过校园广播台的胡栋、马子午，顾祈从初中追到大学的“小妖精”岳潇潇，以及岳潇潇最近试图“勾搭”的隔壁学校的校草陆鹭洋——我真怀疑顾祈组织今天晚上的聚会，只是为了帮岳潇潇倒追陆鹭洋。

大家都齐刷刷地看着我，这下我是走不了了。

“没有啦，今天是真的堵车。”

我以为骆亦航已经是今天晚上最大的“惊喜”了，幸好包厢很大，我只要控制自己别乱瞟，完全可以对他视而不见。

“昭昭快去点歌，我们一起飙一首。”灿灿把我推到点歌台，听到歌曲前奏响起来，她大叫着扑向话筒，“《Super Star》！我的我的！”

我正一页一页找歌的时候，包厢的门又开了，走廊里明亮的光线倾泻进昏暗的包厢，我下意识地顺着光源望过去，看到了今天晚上的第二个“惊喜”——来人是夏樱柠，骆亦航现任正牌女友。我手一抖，一低头发现自己竟然点了一首凤凰传奇的《郎的诱惑》，我手忙脚乱地想要删除时，胡栋凑过来猛拍我的肩膀，哈哈大笑说：“顾昭昭你太‘欢型’了，赶紧优先，我帮你唱RAP部分。”

“啊？”我还在发愣，手里就被塞进一个话筒，投影屏幕上出现了凤凰传奇的MV，销魂的前奏响了起来……灿灿拍着手在笑，顾祈朝我投来敬佩的目光，以为我是故意

丑化自己来化解现场的尴尬。我在心中默默地流泪，老娘真的只是手抖点错了歌。

胡栋唱一声“娘子”，我下意识地“啊哈”了一声，整个包厢掌声雷动，而我“啊哈”完之后恨不得咬舌自尽。

即使没有回头看骆亦航，我也知道他此刻的神情肯定是那种居高临下中又带着微微不屑的，以前我和骆亦航还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很装地听Mariah Carey、Avril Lavigne、Linkin Park的歌曲。

骆亦航有一把极漂亮的嗓子，英语又好，一张嘴就能迷倒一片人。他一开始听欧美音乐是为了练习英语听力，后来真的迷上了英文歌，再回来听中文歌就不行了，胃口被养刁了。我没他那么挑，有时候也哼几句《东北人都是活雷锋》或者《女人是老虎》什么的“民族歌曲”，骆亦航总是深深地鄙视我的音乐品位。

“你不要相信天长地久只是一种运气，郎郎郎的心郎郎郎的情，信誓旦旦守到花开不会再孤寂……”我硬着头皮唱完了女生部分，胡栋有模有样地唱着RAP，整个包厢的气氛被炒得火热，大家全都迎着节奏拍手跺脚，还不时欢呼尖叫几声。只有骆亦航似笑非笑地坐在我正对面的位置上，他身旁的夏樱柠也一脸的高深莫测，活像个慈禧太后。

我喝了一大口冰水，内心泪如雨下——在前男友和前男友的现任女友面前，我像个小丑一样娱乐大众是为了什

么哦？

我出去拿饮料，顾祈跟了出来，他有些抱歉地对我说：“昭昭，我不知道他们会来。”

我哈哈笑着拍拍他的肩：“没事。”

确实没事，能有什么事？我和骆亦航差不多整整四年没见了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彻底过去了，之前避着不见是因为我没有勇气再面对他，虽然心里仍有些美好的幻想，但我和他都明白，我们回不去了，那些美好的幻想只不过徒增烦恼。

我再推门进到包厢的时候，灿灿正在唱《可惜不是你》：“可惜不是你，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，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……”

这首歌唱的真像是我和骆亦航。梁静茹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和骆亦航刚闹掰，学校广播里每到放学时都准时播这首歌，我去超市买包卫生巾也能听到“可惜不是你，陪我到最后”。那时候我一听这首歌就哭，拿着两大包促销的卫生巾，在货架旁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这样的蠢事我也不是没做过。我曾以为骆亦航是我心中永远过不去的一道坎儿，是我心尖儿上永远隐隐作痛的一块肉，谁知道心里的伤最终还是被时间治愈了。

今天我听到这首歌依然会想哭，但是只要狠狠捏住自己大腿上的肉，勉强也能把泪意憋住，以笑脸迎人好像啥事都没有。即使那个让我甘心把所有真心和爱情都双手奉上的男人，此刻正温柔似水地看着另一个女人；即使他漂

亮深沉如湖水的眼睛里，再也没有了我的倒影。

陆鹭洋被岳潇潇那个小妖精缠得没办法，硬挤进我和顾祈中间一条缝大的位置上坐下，这下他有了左右护法，不怕岳潇潇再借着看手相之名对他上下其手。

我和陆鹭洋不熟，只在顾祈组织的聚会上见过几次，听说大一大二的时候，他和骆亦航同寝室，就睡在骆亦航的上铺。谁也不知道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对陆鹭洋产生了一种又熟悉又陌生，又想靠近又想逃离的感觉。

我把这种异样的感觉告诉顾祈的时候，被他嘲笑了一通，他说：“顾昭昭啊顾昭昭，你这辈子算是栽在骆亦航手上没得救了。”

我讪讪地笑着，嘴上毫不示弱地说：“你又比我好得了多少？你能不能好好儿找个正常的女的来爱啊？”

刚才还很有优越感的顾祈，一下子像泄了气的气球那样瘪下来，悠悠地叹口气道：“是我欠她的吧。”

也只能这么解释了，不然像顾祈这样一个五好青年，怎么会瞎了眼一样只看到一个岳潇潇？只要是岳潇潇说的都是对的，只要是岳潇潇要的他都要替她得到，只要是岳潇潇的吩咐，他赴汤蹈火也要不辱使命，这让我们一群知情的朋友歔歔不已，而不知情的只能解释为堂堂C大学生会主席顾祈是“瞎了他的狗眼”。

“陆草这么守身如玉？”我取笑陆鹭洋。

他斜睨我一眼，装作很风流的样子搂住我的肩膀，凑到我耳边媚眼如丝，吐气如兰：“无福消受美人恩……不